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巧合

【俄】玛丽尼娜 © 著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巧合

【俄】玛丽尼娜 ◎ 著

高婴 孙翠英 ◎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巧合/(俄)玛丽尼娜著;高婴,孙翠英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ISBN 7-5014-2043-2

I. 巧… I. ①玛…②高…③孙… 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740 号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巧 合

(俄)玛丽尼娜著 高婴 孙翠英译

责任编辑/冯京瑶

封面设计/颜 雷

版式设计/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73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014-2043-2/I·844 定价:12.00 元

内 容 简 介

谢尔盖·舒米林 5 月 24 日被判了刑，这以后，每年 5 月 24 日他都要违犯法律，行凶的目标是出庭作证的人的子孙后代。今年该轮到人民陪审员维塔利的女儿了……莫斯科刑侦局与国际刑警组织配合，研究一伙既同卡拉巴赫战斗队员有联系，又与土耳其方面有关的人。由于侦破需要，卡缅斯卡娅化装成女记者拉丽萨，与“雇主”交谈，取得情报。于是，处于主要罪犯控制之下的她，要想逃脱，简直是难上加难……



凶犯有三个——雇主、代理人和杀手。

这一夜雇主自我感觉最好。他作出了决定，下达了必要的命令，现在就等着听汇报结果了。当然，在久久的思考和盘算之后，在试图用温和些的手段——金钱收买、劝解、威胁——解决问题之后，作出这一决定对他来说很不容易。他根本不希望成为凶犯，却又想让自己的地位受到最小的威胁。他由过去一个坚定的党员、团员攀到今天的地位，快42岁时成了“职业领导人”。这意味着，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谋划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既能讨好上司，又能物色一个人，这个人将代理实施他的决定，并且一旦实施失败，便由这个人当替罪羊。这位雇主，就像所有这类领导人一样，从来不亲自做任何事情，下达了命令，就轻松地喘口气，不再为可能失败而担忧，因为他坚信：既然他吩咐了，一切就都将被执行。能够执行是因为恐惧——他善于让执行者惧怕他。此次作出决定后，他就将全部事务推到了代理人身上，而自己半年来第一次安稳地睡着了。

代理人却失眠了。从两星期前雇主突然提出要求见面的那天起，他就失眠了。代理人如今的地位大概比他的老相识还高一些，因此他曾不满意地猜想，当对方用点出他们过去

关系的手段进行讹诈的时候，会提出什么要求。一切会糟糕得多！雇主身边会传出丑闻，要是事态急转直下，丑闻就可能涉嫌到他——代理人。这一切将取决于暴露得多深：要是突然冒出代理人的名字或者哪怕是暗示到他，那么科瓦廖夫一伙残暴之徒为了自己和舆论界的高兴眨眼间就会咬死他。说白了，代理人的过去不太“干净”。只是目前谁都没有想到要看清他。如果想到了——他就完蛋了。

有了订户以后，代理人找到了杀手，转给他从雇主那儿得到的全部资料，给杀手定的期限是到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五的夜里，确切说，已是星期六了，此时杀手还没来电话，代理人已经第四夜没睡了。他向妻子谎称要给总统府打紧急报告，便天天坐在厨房里，胆战心惊地等着。等什么？等着告知危险排除了，谎言不会有了，还是告知杀手什么也没做成，需要另找出路？无论得到什么消息，对他来说意味的都是缓刑：或者被政治对手们打倒，或者因参予谋杀被抓。问题只在于，谁下手更快。杀手当然是个可靠的小伙子，被极力推荐。雇主和代理人是否会由职位高的头面人物变成阶下囚，现在就取决于杀手了——一切都攥在他的手心里，一切。

杀手也没睡，不是由于惊恐不安，而是在工作，在等待猎物。

杀手知道让他干掉的这个人正在出差，星期一会露面去上班。按他的判断，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周四回家，周五休息，就是到周末才回来。为防万一，周四白天他在猎物的住房里安排了自己的岗位，他相信，不会有别人到这里来。他坐在这里已经 36 个小时了，手上戴着医用手术手套，旅游鞋上裹着塑料袋。他是个专业猎手，折磨人的等待并未让

他焦躁不安。他能几个小时不动地坐着，就像个正在休眠的动物，不发出任何声响。这期间，他会周期性地站起来，活动活动，喝茶，吃随身带来的夹肉面包和巧克力，去浴室洗洗，然后又坐到沙发上。有时他摘下手套，抬起双手，让手上的皮肤透透气。莫斯科警察学校就坐落在杀手所在这幢房子的对面，想到这儿，他觉得十分好笑。针对这一事实，他将原定的谋杀计划稍做了些修改，现在有点儿得意了。他是个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个冷酷的人，就连他的幽默也暗含杀机。

他根本没想过谋杀成功会同谁的安全甚至谁的生命连在一起。他在工作，他只想到谋杀成功会同他的声誉，也就是以后的合同和报酬连在一起。他从来不同舆论界所谓“黑社会”的那些人打交道，认为他们都是令人生厌的、不可靠的人；他为大人物们工作，甚至这些大人物的头脑里不必出现“谋杀”一词，因为有他在为他们工作。他是制造意外事故和猝死的行家，直至今日他还没有失败过，尽管这一年来工作难度大多了。一年前他的师傅死了。师傅不仅教他谨慎、忍耐，培养他的克制力和洞察力，而且是他的第一位雇主，在行动中检验他，亲自指点他，给了他一条谋生之路。在安全和消灭痕迹方面，师傅是行家里手。他去世以后，杀手明白了猝然死亡的背后是周密安排的谋杀。他这双有经验的眼睛立刻就看清了职业革命者的内幕——大政治家不喜欢看得见的污泥。师傅活着时，杀手同师傅周围百分之百可靠的人有过交往，现在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了，因为谁都不会给新雇主献计献策，就连这个任务他都不知道是谁下达给他的。只是在信箱里发现一张邀请去莫斯科参加五十周年庆祝会的明信片，庆祝会将于6月6日19点整在别尔格拉德大饭店的

餐厅举行。他坐上火车来到莫斯科并在指定日期的晚上 11 点钟（请柬上写的时间应加上时差 4 小时）到了饭店。庆祝会在按照多年的常规进行着。十分钟后，有人向杀手下达了命令，缓慢而清晰地口述了必要的情况并转交给他一笔定金——这就是一切，没有任何多余的交谈。这种事情向来有自己的规矩，在这里既不谈论担保什么，也不互相欺骗，在一旁布下的监视网不允许任何人耍花招。杀手明白：有些人会关注着，让他为自己的劳动及时得到全部酬金，同时这些人也在监视着，让他不能敷衍了事。

不祥的预感不会使杀手忧郁，而自己做事总是高人一筹、无懈可击的想法也并不使他得意。他非常清楚，早晚自己会犯下什么错误，或者情况变得极为不利，因此他平心静气地去看待这一切。他不是暴虐者，也没有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什么满足，他只是善于将工作做好并建立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的工作总有需求。

登记台旁的人群见少了，扎哈罗夫碰了一下同伴的胳膊肘。

“我们去吧，阿尔卡季·列昂季耶维奇。登记你那趟航班的人快没了。”

上了年纪、文质彬彬的阿尔卡季·列昂季耶维奇神经紧张地端了一下眼镜，就向登记台走去。

“谢谢，季马。”他一边从女登记员那儿接过自己的票，一边紧张地笑了笑，“我很高兴同你相识。请向你的上司转达我的谢意，我知道，好像你不收小费？”

“从来不收。”扎哈罗夫强调说，“只向公司付款。”

“真可惜，”阿尔卡季·列昂季耶维奇惋惜地叹了口气，

“我很喜欢你，很想亲自酬谢你，但看来是不成了。”

“对我最好的酬谢就是您再次光顾我们公司。”

说了这句友善的话，季马轻轻地将自己的客户推向登记出口处。“终于走了。”他疲倦地想，“现在是夜里两点，我多想睡呀，你还要酬谢我，让我的脑袋更迷糊。”

“一路平安，阿尔卡季·列昂季耶维奇！再来莫斯科我们还愿为您服务。”

“行，行，一定，季马，一定。我只找你的公司。谢谢！”

同阿尔卡季·列昂季耶维奇分手以后，季马·扎哈罗夫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这是件并不轻松的工作——护卫一个胆小的民警。

走出机场大楼，季马朝着汽车一路小跑过去。他同客户在机场里呆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期间雨不仅没停，好像还更大了。扎哈罗夫开动马达，正准备上路，忽然看见一位下飞机的妇女在慢悠悠地走过来。她没打伞，手里提着一个大旅行袋，这使季马很是于心不忍。到市航空客站的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季马同情地想：“她要么在机场里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在提包上等待天明，要么坐出租车，为这个大提包付出高一倍的车钱。”

扎哈罗夫亮了一下车前灯，将车慢慢地驶到那个妇女跟前。

“您去城里吗？”他放下后车门的玻璃，问道。

“尤戈-扎帕德，沃尔基纳街。拉吗？”

在她的话语中，季马既没听出高兴也没听出轻松，只有某种对命运的无尽顺从。

“坐上吧。”季马迅速摇上玻璃，给她打开了车门。

车启动前，他问道：“您知道车费要多少钱吗？”

“我猜猜。”女乘客笑了一下，将提包放在双腿上。

“开个玩笑。”扎哈罗夫有所期待地望着她，补充了一句。他暗自决定，哪怕这位妇女没钱，也拉她进城，反正从弗努科夫机场走，不管怎么都要经过尤戈-扎帕德。但是女乘客的漠视使他感到心寒——难得的好事落在她的头上，更深半夜从机场到家只需出三分之一的车钱。

“是啊，当然了，”女乘客心不在焉地说，“一般要多得多，是不是这样？”

“当然。”季马笑了笑，“出租车司机和私营业主夜里跑这条路线最少要三千卢布。”

“那您呢？”

“我可不是私营业主。我送走一位同事，打算回家去。见到您浑身这么湿，这么惨，拎着沉甸甸的包，我十分可怜您。早知道要花三千卢布，您就不会坐了，是不是？”

“是。”女乘客冷淡地答道。季马·扎哈罗夫终于搞清楚了，她没有钱，恐怕连一千卢布都拿不出。

路灯下，季马渐渐看清了这位同路人。大约 30 岁或再稍大一点儿，面容疲惫，化着浓妆，短短的黑发，衣服不长，戴着仿真的饰物。拐弯时这位妇女差点摇晃到他身上，于是季马闻到一股名贵香水的气味。他对香水的分辨力不错。“她所有的装束加在一起才顶这种香水的价钱。”季马疑惑地想。

此时，这位妇女拉开提包的拉锁，拿出一条小毛巾开始擦头发。

“您怎么在这样的大雨天不带伞呢？”季马同情地问。

“我不喜欢出差时总是带着多余的东西。”女乘客简短地

回答。大概是突然醒悟，意识到要礼貌一点，才又接着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以要轻装。您说是不是？”

“要经常出差吗？”扎哈罗夫很感兴趣地问。

“有时是这样。”女人耸了耸肩，“有时，一年都呆在莫斯科，谁也不打扰我。可有时，出差一个接一个，还没来得及清理提包就又要打点行装了。”

“您干的是什么工作？”为了路上不寂寞，季马乐意闲聊点什么。

“一般工作。好像是科研性的。”

“为什么好像是？”季马奇怪地问。

“因为干这项工作的人认为它是科研性的。可其余所有人都认为我们白拿国家的钱，干的不是正事，而是闲扯。”

“总派您去出差，这说明您的工作还是有价值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他们没把我们当作科研人员，只当作廉价劳动力。比如，进行例行检查时，需要多余的人手之类的情况。不管情况多糟糕，都没人需要我们的学问。”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三个领域里的人认为自己是专家，至少在政治、儿童教育以及同邪恶作斗争的问题上是专家。不知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这些问题在思维健全的水准上是最显而易见的，这里不需要任何科研。您没见到过人们在提到教育学副教授一词时那冷嘲热讽的讨厌模样？”

“您就是教育学副教授？”季马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我是法学家，但我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您知道，我们送文件时，部里的官员们会怎么瞧我们吗？就像瞧

着患写作狂的叫花子。他们会说，又送来什么胡言乱语呀，我真该拯救你们这些学者了，否则，我们就需要阻止犯罪行为了。我们这么忙，您还占用我们的时间，强迫我们读您写的各种愚蠢的话。可过不了两三个星期，报上便会登出一篇对政府官员的访谈，白纸黑字引用的全是我们送上去的文件中的话，只是不算我们的作品了，当然，也得不到稿费。”

“稿费很多吗？”

“微乎其微，但问题不在这儿。这与那些认为你是个十足的傻瓜的人，那些能剥夺你思想的人得到的相比可是个极大的反差。但你是不会得到感谢的，更甭提道歉了。您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大多数这样的领导都不反对捞一个副博士学位。当然，他们是不会亲自写学位论文的。他们会将自己安排在某位资深教授的麾下做学位申请人，让教授给他们写。交换条件是成箱成箱的香槟、南方的礼品以及去海滨的疗养。答辩过后，这些刚获得学位的副博士便会开始更加努力地扼杀科学，还要口口声声地说：‘我本人就是副博士，我不比您知道得少’！可笑吗？”

季马沉默不语。他也想向这位偶然相遇的同路人坦率地说说心里话，说他在民警局工作过十多年，讲求实际的工作人员对民警学科的看法也正跟她讲述的一样，也想对领导的眼光短浅和命运的不公发发牢骚，也想说说，离开民警局后，他开始在一个被非常圆滑地称为“维护商业性安全”的私营公司里工作。可能他们的交谈会更加专业化，他们会更加信任对方。毫无疑问，他们会找到一堆共同的熟人，也许，互相之间还会产生好感。那么，他们的相识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了。这一切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季马·扎哈罗夫仍然保持着沉默。

“我知道您现在在想什么。”女人突然说，“您想断定我有没有钱。”

“我早就知道您没有钱了。”扎哈罗夫被这出乎意料的问题弄得不知所措，老实地承认着。

“差不多是这样。确实，我身上没钱，但家里有，所以您别着急。”她笑了笑，“我明白，从外表你很难猜到我爱花钱。”

几分钟后他们向沃尔基纳街上警察学校的大楼驶去。

“往左，”女人说，“顺着房子再往左，就是这儿，大门旁边。”

建筑物前面是一片宽阔的草坪，季马想，在她走到楼门的时候又会被淋湿了。他又怜惜起她来，怜惜这个女人——忙于出差，没人接她。不过看来，她已经习惯了独立生活。

“让我开到大门洞里吧，那样离楼门会更近些。”扎哈罗夫建议道。

“谢谢。”女人一边打开小手包，一边感谢地说，“我把身份证留给您当抵押，行吗？要不，您同我一块儿上去。”

“噢，不了。”季马哼了一下，“这年头不可能让汽车不变样。只要人离开，就得锁上车，还得摘下反光镜和雨刷，回来后再安上。那样的话就得拖延更长的时间。还是给我身份证吧。”

“很快的。”女人答应着，下了车。

季马调转车头，将车停在便于驶出大门洞的位置，熄了火，关了车前灯，坐在暖和的汽车里。他抽着烟，不紧不慢地盘算着白天的日程：10点钟到班上，12点半去学校接薇拉，再把她送到奶奶家，下午5点前返回，因为5点17分下一个客户要乘柏林到莫斯科的火车到达“白俄罗斯”火车

站。这个客户被莫斯科犯罪猖獗的言论吓坏了。目前晚上的日程很难安排，因为上司指示，这位客户有来头，除了人身护卫，他有可能还需要一些别的服务，如他本人所说的“信息性的服务”……

季马看了一下手表，差20分钟3点。他已经等了15分钟了。奇怪。她不像个骗子，而且留下了身份证。是找不到钱？是酒鬼的丈夫趁她出差把钱都“喝”光了，还是不务正业的儿子把所有钱都买了口香糖？季马翻弄着身份证：菲拉托娃·伊丽娜·谢尔盖耶夫娜，莫斯科人。照片（无疑是她的）、结婚印章、离婚印章、户口登记。证件里没注明子女情况，可能是没有。

楼门打开了，柏油路上倒映出一长条亮光。季马刚要将手伸向摇柄好放下玻璃，却看见从楼里出来一个男人。到底要等多长时间呢？季马又打开身份证里带户口登记的那一页，看了一下房号，便毅然地走出了汽车。



星期一，娜斯佳·卡缅斯卡娅醒来，像往常一样无精打采。她是个真正的“夜猫子”，睡得晚。因此早上7点起床对她来说可是件痛苦的事情。娜斯佳竭力将自己拖出梦乡，步履艰难地走向浴室。 11

天哪，看到镜中的自己是多么令人不快的事！脸有些浮肿，两眼下方出现了眼袋——真不该在夜里喝两杯茶，要知道，睡前两小时不能喝任何饮料，否则早上脸就会浮肿。哎，多想再睡一会儿啊……

娜斯佳站到喷头下，放出水，耐心地等待着肌体的复苏，通常这要十来分钟时间。娜斯佳一边萎靡不振地刷着牙，一边心算着 7×84 是多少，结果算错了，睡眠状态下的大脑拒绝进行最简单的运算。换了数又试了一次，终于算出来了，于是又开始三位数的连乘。苏醒的过程很顺利，因为第一次运算就得出了乘积。最后一个测验是想出十个瑞典文单词。这一次娜斯佳要强迫自己默念出表示日常厨具的名词。跟许多人一样，她本不学瑞典文，但正像她自己承认的那样，她做智力体操时喜欢记一些单词。在欧洲所有的语言里，娜斯佳每种大约都知道五百个词。这是因为，她的母亲是位卓越的计算机外语教学编程专家，卡缅斯卡娅教授在

女儿身上尝试并检验过自己的所有见解和教学法心得。

想到第九个单词时，娜斯佳感到冷得要命，原来是水太凉了。她绷紧记忆力，从记忆深层找出表示“筛子”的瑞典文单词并迅速地抓起毛巾。

一半的事情做好了，大脑处于工作状态，现在需要让身体活动活动。娜斯佳来到厨房开始粉碎咖啡豆。烧开水时，她打开冰箱拿出一盒橙汁和一些冰块。享受当然是件很奢侈的事。娜斯佳曾经计算过，一些果汁只够喝四天的，即使只在早晨喝，一个月也差不多要花掉两千卢布。她5月份休假时哪儿都没去，却得了一笔外快——翻译了莎莉娅·埃克斯勃莱娅的法文侦探小说。全部稿酬立刻就被花在这种昂贵的享受上：买了30盒果汁，几罐咖啡和三条好烟。娜斯佳还买了自己最爱喝的马丁尼酒——惟一一种能使她得到极大快感的饮料。

身体慢慢地、仿佛不情愿地接受着每一口冰凉酸甜的果汁，而热咖啡一喝下便感觉情况好多了，等吸完第一支烟后，娜斯佳觉得身体好极了。

早饭后，她脱下睡衣站到镜子跟前，浮肿消了，现在望着自己不觉得厌恶了。娜斯佳挑剔地细看着自己的外貌，没有办法，生来不美，可她也没有明显的缺陷，五官端正，长腿细腰，体形匀称。单看一切都很好，凑在一起就有点呆板、单一了。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眉毛和睫毛颜色太浅，可要是描深了，就会变成“灰耗子”。对这样的女人，男人们是不会理睬的。

娜斯佳穿上牛仔裤和运动鞋，稍做了做按摩，就去上班了。

打算去上班的还有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局长。他身材不高，光秃秃的圆脑袋，大腹便便，气派十足。下属因此送他一个绰号——“圆面包”。

对于“不能以貌取人”这一至理名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个鲜明的甚至是活生生的例证。53岁的他有32年在民警局工作的经历，其中有26年干刑事侦查。这26年使他明白了揭露罪行是多么必要，因此当他任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局长以后，整个工作要比他的前任进行的好得多。他一向温和、善良，却又令人不可思议地爱记仇、疑心重。此外，他从来无所畏惧，因此，他的婚姻相当成功。

“圆面包”的婚史本身就是一条古训的证明：如果算计得对，那么算计的婚姻也可能是幸福的。问题是，过去的戈尔杰耶夫可不是今日得志的“圆面包”，今日的一切都是他靠算计谋求到的。中学毕业前他始终是同年级学生冷嘲热讽的对象。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混合物：胖墩墩的，仇视一切，却又灵活、坚强。在军队服役以后，他之所以到民警局工作是因为这在当时是体面的、荣耀的，起码也能稍微补偿一下被欺辱过的个人感情。

维克托在民警局工作并成了夜大学法律系学生，他尽量躲避嘲笑，但还是感到痛苦。又矮又胖的他却如醉如痴地喜欢上了一个又高又瘦的黑发女郎，尤其是对大学同年级同学柳霞·希日尼娅克的得不到回报的爱情久久地折磨着他。个子加上高跟鞋，清瘦、优雅加上魅力，所有这些软硬件放在一米八三的高度上更使戈尔杰耶夫可望而不可及了。

维克托大约被折磨到四年级时才得出一个痛不欲生的结论：爱情和婚姻截然不同。因此，选择妻子，不应从被爱的